禮部志稿

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駿文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禮部志稿卷五

聖訓

明 俞汝楫 編

憲宗純皇帝經筵之訓

天順八年六月上將開經筵令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李賢會舉講讀官以聞且賜勅諭勉勵之曰朕恭膺天命繼承祖宗鴻業君臨億兆負荷良艱永惟

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資學問而能致天下於太平者朕鑒於茲將以八月初二日御經筵命爾太保會昌侯孫繼宗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李賢知經筵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陳文吏部右侍郎兼翰院學士彭時同知經筵事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劉定知詹事府少詹事兼國子監祭酒司馬恂大理寺左少卿孔公恂翰林院學士杜僖萬安侍講學士李泰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孫賢劉翊牛綸左春

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王儉徐溥兼經筵官賢文時
安泰賢珝綸曰侍講讀翰林等衙門儒臣分直侍講夫
帝王之道具載經書苟非講明何以措諸行事況朕臨
御之初先務莫急於此卿等宜端心竭誠相與講論務
臻其極毋隱而勿彰毋曲以狥好庶幾會而通之理足
以滅朕心舉而措之澤足以被天下如此朕斯無負上
天之命祖宗之托而卿等亦無負于朕之所望矣欽哉

尊號之訓

成化二十三年三月上勅禮部曰皇太后撫育朕躬纘承鴻業二紀於茲海宇敉寧治化旁達復撫育皇太子進學成身克詣室家國本益固功德隆重莫罄報酬宜上徽號以極尊崇用表朕愛敬之忱爾禮部擇日具儀以聞四月上恭上皇太后徽號禮畢詔告天下曰朕惟自古帝王之孝親匪惟養以天下而必尊以鴻名蓋所以表功象德顯於今而垂於後也情文咸具敢忘祇循恭惟聖母皇太后夙贊先皇茂隆內治誕育眇質纘

紹丕圖迄今二紀宗社奠安海宇寧謐實惟聖母深仁
洪慈訓廸之所致也矧於皇太子勤劬長育用底有成
室家攸宜國本深固凡茲勳德超軼前古而尊崇之禮
尚未加隆朕心歉焉乃稽典彝率籲臣工以今月十七
日謹奉冊寶上尊號曰聖慈仁壽皇太后仰酬罔極之
恩遠追帝王之孝禮既成於家國澤斯溥於寰區於戲
據古尊稱式廣親親之教揆今恤下敷布老老之仁詔
告中外咸使知聞

孝恩之訓

成化二十年英宗睿皇帝忌辰奉先殿行祭禮遣駙馬都尉王增祭裕陵上退朝顧左右曰今早行禮之際追念罔極之恩感傷於懷泫然淚下不能自已永惟先皇奄棄天下臣民忍已二十年矣朕嗣守大業兢兢慄慄恒懼勿克負荷無以慰宗廟神靈今益當省躬修德任賢圖治使四海無虞生民樂業庶幾無愧天子之孝云爾

修省之訓

成化元年五月京師大風雹大學士李賢勸上遠嬖幸親近老成修德舉政上曰朕罔敢不敬畏爾臣下亦當加警焉越數日降勑諭文武羣臣曰朕以菲德嗣承大統雖在疚中而敬天恤民之心未嘗敢忽然自即位以來天災屢見近於是月初五日風雹大作飄瓦拔木此乃上天垂戒之嚴朕深懼焉意者德有未修而政有未舉歟心有未誠而治有未至歟抑爾羣

臣怠慢不謹爾事有乖上無以輔君德下無以惠生民
歟自今各宜恐懼修省恪恭乃事庶幾以回天意特玆
告戒尚其毋忽

成化元年五月火流守南斗越五日勅諭文武羣臣曰
朕以眇躬嗣承祖宗鴻業代天理物負荷惟艱玆者玄
象示警朕甚懼焉永思厥咎罔知攸措用是減膳節用
齋心於便殿朕將親露禱於昊天上帝引咎責躬修明
庶政爾在廷文武羣臣皆佐朕以行政者也上下一體

休戚惟均其自今日為始各致齋三日同加修省務各
秉乃誠各恭乃職勵精治理毋事因循為德為民必臻
實效凡諸衙門有曾經具奏買辦採買物料於民間悉
皆停止其有營造亦暫停免過夏侯秋涼興工以便吾
民於戲朕為天之子爾羣臣與朕分治天職克謹天戒
理所當然自今有可以匡輔不逮者尚無有隱爾等其
欽承朕命毋忽
成化三年七月上以南京雷震午門諭文武羣臣曰朕

承天序守祖宗大業夙夜圖治惟求所以克享天心然
望道未見治效未著今年地載失寧乃六月十五日雷
震南京午門天之示戒可謂至矣詩云敬天之怒易云
洊雷震以恐懼修省朕用是齋心滌慮內求已過蓋中
和未足以格高厚誠敬未足以孚幽顯修齊治平之功
未足以安中國服遠人敢忘迪勵以弭灾異咨爾在廷
文武羣臣與朕共天職其間有謀謨是資勳戚是聯司
銓衡以清庶位均賦役以理萬民典禮以事神天治兵

以靖華夏明刑罰守章程掌風紀任言責與夫握將帥
軍旅之權分鉅細官守之寄者固或能守厥職矣然豈無
竊位苟祿蔽塞賢路以玷朕之任使者乎豈無懷私狥
利欲成谿壑未達朕之聰聞者乎怠而能勉過而能改
知止足而能退所與也以此朕志以回天意以底於雍
熙是為君臣交修之道是日上又勑諭南京文武羣臣
曰朕惟太祖高皇帝創萬世大業於南京所繫甚重乃
今年六月十五日雷震於午門天之示戒夫豈徒然朕

用是敬以修省戒飭在廷百執事勉修厥職以假宥聽
咨爾南京守備參贊之臣屢致人言豈無所由盍各改
勵以展乘效其餘百司庶府勿謂朕耳目所不及而隳
廢其職守以自勉背公向私盈饜其所欲以自棄當言
者勿謂時不我從當事者勿謂上不欲用朕將稽其言
之當理而從考其事之成功而用焉祀典必恪神乃歆
戎政必練邦乃固賦入必慎民乃富屈抑必伸獄乃清
無慢以取譴無怠以忘職無掊以為能足國無酷慘

以為能去惡惟趨於大中至正以稱朕意惟天心其祐
焉
成化四年九月上諭文武羣臣曰朕嗣守丕圖惟天地
眷佑是賴然勿克正於心修於身近無以御於家邦遠
無以寧於海宇將奚以格高厚神祇乃今年八月癸巳
京師地震九月初以來彗星見北斗朕既齋心滌慮以
改圖自新祇告天地非徒言之固將躬行之爾文武諸
臣輔朕毋為受朕委託之戒布告中外皆令悉

怠忽因循之習草其欺公徇私之弊堅其忠藎不移之操固其廉慎不汚之節豈惟爾之功名無玷天將鑒之以不致罰朕將資之撫世御宇不負所使朕之兵民將由之以不失其所邊圉強固而閭里殷富三光全於上九域安於下豈非君臣同德之效歟爾文武羣臣其圖利之

成化十二年七月上於禁中祭告天地曰臣以菲薄之資撫盈成之運顧政事之多缺致灾異之荐臻茲者京

城內外有物夜出殘害軍民驚動閭巷夫變不虛生必有所自意者或用度不節致傷民財歟或宮功繁興過勞民力歟或忠言不聞下情無由上達歟或仁政不施實惠不能下究歟夙夜兢惕罔知所措伏惟大造垂慈曲賜矜憫赦過宥罪轉禍為祥俾妖物潛消居人安妥臣當祗謹天戒垂省愆尤斯維新於政令以圖報於大恩不勝惓惓懇禱之至

成化十七年四月勅諭文武羣臣曰朕嗣承祖宗大統

十有七年恒宵旰圖治求以上格穹蒼下安黎庶無負
付託之重柰自去冬以来陰陽愆期雨澤少降朕心憂
懼已嘗齋心露禱祭告神祇又遣官清理刑獄用弭旱
沴然而連日狂風大作塵霾晻敝空豈朕與爾在廷諸修
省有未至耶凡事關朕躬者朕自究循而行之不怠爾
等佐予治理中間能修職者固有而曠職者豈無為勲
戚輔道者或忠藎未殫獻謀未盡歟司銓衡錢穀者或
黜涉未當徵斂不時歟典禮樂兵戎者或不能以和神

人怠邊患歟與夫掌刑罰工役任風紀言責握將帥戍
柄以及鉅細官守之寄者豈不稱委任而竊祿者歟有
一於此亦足以召灾今自以後務須痛加修省革其欺
公狥私之弊警其因循懈惰之習固其廉慎不私之節
庶乎各舉厥職以輔朕不逮而政事修舉灾沴可弭矣
爾等其欽承之

成化十八年閏八月陝西安府及徽州地震守臣以
聞上曰地道失寧實由人事不修所致藩臣邊將皆佐

朕以莫安坤維者陝西重地且逼近邊陲而地動若此
夫豈無所感名歟其令各官殫心修禳以荅灾譴勿視
為常事
成化二十一年正月以星變赦天下詔曰朕紹祖宗大
位撫御萬方思惟負荷之艱罔敢自遑自豫然而治效
未著灾沴迭興地道失寧天時亢旱土無所演朕切憂
惶嘗齋心禱遣廷臣祭告山川柰歲不登而河南山
東畿內率多饑饉陝西山西尤劇至有棄恒產家室不

相顧者元元何辜罹此危阨朕為民主可忍而莫之愍
耶累博采羣議發內帑倉儲勅所司大小多方賑濟期
此矜人同歸樂土不意冬暮初兩次星變有聲朕愈
兢惕載勅臣工備陳時政得失采納而行用以下慰民
望上荅天心況方春時和萬物發育祇承乾元資始之
仁誕敷寬恤之典於戲君以愛民為德懷保惠鮮之政
當施臣以輔治為忠還定安輯之務宜勉心上下極交
修之誠庶穹蒼有昭格之效詔告中外俾咸知悉

成化二十三年五月上以旱災勅諭文武羣臣曰朕以
涼德嗣守鴻圖夙夜憂勤期臻治理奈上天示戒亢旱
踰時田苗枯槁民庶驚惶朕甚憫焉已曾寬恤刑獄徧禱
神祇而雨澤未降豈冤抑未伸財用未節困苦未蘇而
致然歟抑爾百官奉公守法之心懈而罔上屬下之私
勝歟茲朕省躬自飭節減用度疎放宮人及條示合行
事宜令內外衙門從實舉行爾等其各體朕心痛自修
省盡心職務必致實效以回天意以蘇民困以紓朕憂

憫元之意

祈禱之訓

成化十八年四月上諭禮部臣曰前者爾等言一春無雨恐夏麥不實秋禾不生請命官祈禱朕以為立夏之後氣候蒸潤必有雨澤而今亢旱愈甚朕心憂惶莫知所措其命英國公張懋告天地保國公朱永告社稷襄城侯李瑾告山川

宗室之訓

成化十四年七月趙王見濟先以有罪革冠服令戴民
巾讀書習禮至是其母妃邵氏為之請上乃賜之勅曰往
年皇親文武大臣合詞奏王悖禮犯法之事難以悉數
探之祖訓本當拘取来京令降為庶人朕念親親特從
輕典止革冠服帶民巾讀書習禮俾圖自新今纔二載
王母妃十次乞恩謂王自思惶赧悔悟深切夫人有過
貴乎能改過而能改必遷於善特允所請復王冠帶仍
管國事而後王當聽信輔臣毋狎近羣小當仁民愛物

妾非法虐下當正大持身毋恣意淫戲當禮遇親族毋
戕害骨肉當鎮靜圖治毋騷擾軍民凡府中一應事務
必遵成憲必本天理必合人情然後斟酌而行庶幾祿
位可保無虞藩邦可保永昌矣不然禍仍逮身追悔何
及

成化十五年十一月襄王祁鏞奏乞追封故妃李氏為
襄王妃然與臣毋妃靖氏封號無辨竊觀諸司職掌命
婦因子孫官爵封毋並祖母者並加太字議禮出自朝

廷乞如命婦制上曰議禮雖出自朝廷但祖宗舊制乃
萬世臣子所當遵守者其敢擅增損乎詩云不愆不忘
率由舊章王所請非舊章其已之
止殉葬之訓
成化十年七月遼王豪壏奏嫡長子思瑞病故其繼妃
馮氏妾曹氏俱無所出宜令殉葬上曰先帝上賓顧命
毋令後宮殉葬可以為萬世法況王府前此未嘗有用
殉者今遼王葬其子乃欲以其婦殉之何其戾耶禮部

即移文所司啓王勿用遷其婦別室毋令失所

冕服之訓

成化十六年三月晉王鍾鉉為其嫡長孫表榮乞衮冕
章服上曰冠服之制所以明尊卑辨等威所係甚重祖
宗舊制親王世子冕服各有章數未聞世孫而有冕服
也將何給王所奏可寢之

藩婚之訓

成化二十二年代府鎮安王成泳奏舊例天下王府婚

配務於本境衛府州縣軍民良善子女內令長史承奉
擇倫理無碍年貌相應者取其所司官勘結啓王成婚
今本府各王將軍多有違此例者乞申明約束禮部覆
奏所言宜從上從之以書諭各王府曰朕惟婚姻人道
之始正家之原婚姻正而家道齊然後國與天下可治
也近聞各府王選婚多不遵禮法往往信任小人受其
賄賂囑託不復論其門地叙其倫理一槩選用或有男
為王姪女儀賓而女却為王堂夫人者或有叔為姑儀

賓而姪就配姑之女者或有以
庶女者甚至一女有先定姪亡而定與叔或先定與
兄兄亡而定與弟或弟亡而定兄者傷倫敗理違背法
度莫此為甚近日鎮安王魯有此言已諭禮部定為禁
例自今以後藩府選婚務須長史會同承奉教授內使
等官於本境衛府州縣官軍民之家行已無愆治家有
禮者選其子女必須年命相宜人物俊秀取其各該軍
衛有司官衛鄰里保結明白啓王具奏成婚若內使旗

較人等敢有通同納賄欲敝親王濫將不應之家及犯
律禁之人朦朧選擇啓請成婚致使紊亂尊卑有傷國
體者事發即將用財營求并受財聽囑及事內一干人
衆通查提問俱治以重罪不宥夫倫理明則風化行紀
綱正斯天下定自古治外由內之政未有不先謹於此
也

朝貢之訓

成化元年二月禮部言朵顏等三衛往來進貢路繇喜

峯口去年因附迤北使臣来朝欲要厚賞朝廷待以常禮
處之別館彼皆失望今歲来朝博囉恐失朶顏等衛人
心乃代為奏求厚賞上勅博囉曰我祖宗以来四方朝
貢使臣管待賞賜輕厚重譯俱有定例不可增減況朶
顏等三衛曩時無所依倚我祖宗特加憐憫設立衛分
授以官職俾近邊住牧每年朝貢俱從東路進入管待
賞賜有例不缺今都督多羅千等不遵舊例却差人與
爾等同来若朝廷不加分別不惟違我祖宗舊例抑且

不見厚爾使臣之意因此照常例難以更改特諭爾
知之
成化二年九月朵顏等衛右都督多羅千遣使臣傳報
夷情且奏求印信帳房并不限朝貢人數上乃賜之勅
曰爾三衛皆我祖宗所立授之官職衛我邊境爾之前
人歲時朝貢無有二心爾等正當繼前人之志感恩圖
報却乃隨從摩爾觀為非抑不思昔有從也先作歹者
今安在哉爾等年来朝受賞賜陞官職誰與爾耶今既

改悔差人来朝并奏報事情特從寛貸仍賜表裏以答
爾意并准爾所奏歲時差人朝貢每衛許放百人須以
本衛印信文書為照爾等今後宜以也先等為戒以爾
前人為法各守境土防護邊疆勉於為善竭誠報國庶
幾永享太平之福
成化三年正月禮部奏遼東邊關并驛遞於入貢遠人
待之失宜致有嗟怨恐生邊釁上曰然其移文薊州永
平等處鎮守巡撫等官令各嚴飭守關各官軍及驛遞

衙門凡遇遠人入貢務待之以禮其供用之物亦宜周
備毋簡畧所貢之物聽其自效毋責備必使遠人感恩
懷惠庶盡朝廷柔遠之意
成化三年二月摩爾觀三上書求入貢上遣通事詹昇
齎勑奬諭之曰朕受天命承祖宗大業為天下主內華
外夷皆朕赤子也勿率循治化者有怒之而勿終拒絶
焉服則舍之且待以仁恩爾摩爾觀昔年嘗來廷矣昨
日忽擾我邊陲今又悔過歸誠累求朝貢在邊諸將俱

厲兵秣馬以待奏功在廷文武亦謂宜從邊將之言朕
以天覆九有為心特允爾來命通事指揮使詹昇齎勅
諭爾勅至即率領部落退處邊外戒令守法安靜住牧
所遣朝貢使臣無得過三百人亦須戒令遵依我邊將
約束毋得在途恣肆夫好生惡殺者天之道朕之所奉
以子民也爾能仰體朕心朕將錫福於爾俾永享太平
之樂豈不美歟
成化三年四月庚酉毛里孩等遣使朝貢奏欲遣報使

上不允賜以勅曰爾等尊敬朝廷遣使朝貢朕甚嘉悅已於来賜以宴賞比諸夷有加凡所求請量為給與朕於爾厚矣所以然者奉天命為華夷主當廣如天之量以容受之今爾等欲求朝廷遣使固是矣但使臣不能盡得其人或反因之搆起兵端況我祖宗原無此例近年雖遣不克慎終今不可效尤爾等能效順每年来朝朕不爾拒切宜戒約部屬勿侵軼我邊庶彼此安樂共享太平之福

成化十七年十月禮部奏海外諸國及西域番王等遣使臣朝貢沿途多索船馬夾帶貨物裝載私鹽妝買人口酤酒逞兇騷擾驛遞非禮違法事非一端所過官司累經陳奏欲依國法治之則念其遠人欲不治之則中國之人被其虐害今特降勅開諭繼今以後王遣使臣必選曉知大禮謹守法度者量帶儀從嚴加戒飭小心安分毋作非為以敬奉使之禮以伸納款之忱俾奉使者得以保全供應者得免煩擾豈不彼此兩全哉

封外國之訓

成化十九年四月朝鮮國王李婁請封長子懞為世子上既許之且諭禮部臣曰婁敬事朝廷與他國不同宜厚賜與且降勅諭之曰有爵土者莫不為長世之圖立嫡長所以係羣情之望今特封爾長子懞為朝鮮國王世子朝廷之命王其承之藩邦之器世子其主之知天地之分不可踰益循事上之誠知繼體之道不可忽罔替秉禮之訓若是則本愈固譽愈隆國王享福有窮耶

修寺觀之訓

成化二年上諭禮部臣曰京城內外居民輳集處所多有內外官員人等增修寺觀廟宇禮部其嚴加禁約尚書姚夔等請揭榜禁約繼令不許於原額外增修請額違者許巡街御史及五城御史兵馬司擒治仍行順天府曉諭鄉村一體遵行

廕襲之訓

成化十八年已故刑部右侍郎林鶚子薇援例乞為國

子監生禮部通查舊例以聞上不允徵入監仍諭禮部曰廕叙大臣子孫朝廷所以崇德報功示激勸也其間或有容身保位無益於時者恩典何可泛及今後在京三品以上官果政績顯著許一子自陳試其能通經書大義乃許入監否則發回籍毋容一槩濫擾

隆廕之訓

成化二十二年楊榮魯孫昂援例乞為國子監生上諭禮部臣曰仕者世祿王政之所先也楊榮歷事先朝四

十餘年有計安社稷之功其子孫雖嘗廢叙猶未稱朝廷報功之典宜令昂入監讀書用示殊恩以為後來盡忠於國者勸

禁自宮之訓

成化六年二月有自宮求進者二百六人禮部以聞上命姑宥其罪俱發回原籍當差不許托投王府勢豪潛住違者論死隱匿之家發邊遠充軍仍出榜禁約後有自宮求進一體治罪

孝宗敬皇帝修省之訓

弘治二年七月早朝畢上勅諭禮部曰近日京城雨水為灾南京又奏大風雷雨水之異朕當檢身飭行祗謹天戒爾文武百官其各加修省勉圖報稱政事有缺失當舉行改正者皆斟酌精當以聞

弘治六年四月上以去冬無雪至於是月不雨勅諭文武羣臣曰朕以涼德纘承祖宗鴻業宵旰靡寧圖為治理乃者天道勿順自去冬迄今亢旱踰時田苗枯槁民

庶驚惶朕甚憂懼已嘗齋心露禱及遣官祭天下神祇而連日狂風屢作雨澤少降揆所由豈朕與爾文武羣臣交修之道猶有所未至耶自今事關朕躬者朕當究循而行之爾等與朕共理天事休戚惟均亦各宜痛加修省革其背公徇私之弊警其因循怠惰之習固其廉慎不渝之節凡軍民利病時政得失有可以興革文武羣臣并科道仍條奏來聞務臻實效毋事虛文用佐朕之不逮庶人事修而天意可回故諭

弘治十六年禮部以遼東火災之異請令鎮巡等官各修省上曰遼東災異非常即勅鎮巡等官痛加修省利弊可興革者具實以聞被火之家盡心賑恤毋致失所

廟祀之訓

弘治二十三年十一月上勅諭禮部曰朕惟古者天子九廟而祖宗功德百世不祧其他則以次祧遷有常制焉恭惟我太祖高皇帝混一區宇肇正綱常追祀德懿熙仁四祖同殿異位情文具稱列聖相承昭穆有序至

於皇祖考英宗睿皇帝九廟已備茲者皇考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山陵將畢升祔有期當定祧遷之制矧惟皇妣孝穆慈惠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祔葬畢日宜有奉享神主之禮爾禮部其會文武大臣并詹事府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左右春坊司經局及科道掌印官詳稽古制斟酌情文議處來聞務遵典禮足垂萬世用成朕尊祖敬親之大孝欽哉故諭

視學之訓

弘治元年三月上視學行釋奠禮御奠倫堂授經於講官祭酒司業賜之坐講祭酒費閭講商書說命惟天聰明一節司業劉震講周易乾卦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一節講畢上宣諭師生曰六經載聖人之道講明體行務臻實效爾師生其勉之

重建文廟之訓

弘治十七年閏四月以重建闕里文廟成特命太子太

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往祭賜之敕曰
比因闕里文廟燬於回祿爰命有司重建厥功既成茲
遣卿往彼祭告夫先師道德萬世之所宗鳥新廟廷一
代之盛典以故禋告之禮特委輔弼之臣卿其精白一
心寅恭將事務期聖靈昭格以副朕隆師重道之懷事
畢即星馳回京欽哉故諭

纂會典之訓

弘治十年三月敕諭大學士徐溥等曰朕嗣承丕緒以

君萬邦遠稽古典近守祖宗成法夙夜祇懼罔敢違越
惟我太祖高皇帝創業定制所以為子孫計者至矣御
製之書連篇累帙宏綱衆目極大而精隨制隨改靡有
寧歲後所施行未盡更定迨我太祖文皇帝繼正大統
益宏遠圖列聖相承至於皇考皆因時制宜或損或益
蓋有不得不然者期不失乎聖祖之意而已顧其條貫
見於簡冊卷牘之間凡百有司艱於考據下至閭里或
未悉知皇祖英宗睿皇帝嘗有志纂述事未克竟以遺

朕躬是不可緩茲欲仰遵聖製編國史以本朝官職制度為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為目一以祖宗舊制為主而凡損益同異據事繫年彙列於後萃而為書以成一代之典俾天下臣民咸得披誦庶幾會極歸極底於泰和爾等其各殫心力詳錄而謹書之務使文質適中事理兼備行諸今而無悖傳諸後而可徵以稱法祖圖治之意爾等其敬承之故諭

宗室之訓

弘治元年二月晉王知烊奏世子奇源以母薨乞廬墓
禮部覆奏上不許與王書曰承諭世子先因母妃患病
躬侍湯藥徒步禱神及後喪逝欲於安塋畢日廬墓以
終喪制且又慮叔祖年高侍養有缺不忍離側此可見
其孝心純至宗室有此良足嘉尚但古人有云附於身
附於棺必誠必信諒世子於送終之禮必已盡心而無
遺悔矣古人又云事親者左右就養無方今叔祖春秋
已高世子正當朝夕侍奉不離左右況宗藩繼序所繫

尤重豈可輕身久處於外乎茲特令世子送塋掩壙之
後即循常道回府侍養至於三年之內居處之奉服食
之制哀思之誠則在世子自盡其心如此則送死事生
兩得其道不惟於祖訓無違而於宗族化導風俗歸厚
寧不又有光乎叔祖其知之

宥夷之訓

弘治八年廣西上思州頭目黃政齎弘治七年冬至節
表箋過期始至且不由本布政司類進禮部請治其罪

上曰上思州去京師道里遼遠進表箋過期蕪不由布政司類進不為無罪但念其遠人其特宥之

濫乞之訓

弘治十三年永順伯薛勲及廣寧伯劉佶俱乞賜蟒衣禮部以恩賞不宜太濫請賜裁處上曰蟒衣之賜係朝廷特恩而勲等一槩援例濫請實為煩瀆今後有如此者必罪不恕

武宗毅皇帝叅告之訓

正德六年七月上諭禮部臣曰寧夏底定皆天地百神
眷佑所致未伸告謝邇者四方災旱相仍盜賊繼起荼
毒生靈朕心惕然禮部其擇日遣官致告於是遣英國
公張懋新寧伯譚佑會侯孫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山
川禮部右侍郎李遜學祭告天壽山之神其鍾山之神
及天下嶽鎮海瀆俱令守臣祭告

優恤之訓

正德元年上諭禮部等臣曰今後四夷朝貢來京凡遞

宴飲食俱宜豐潔沿途廩餼驛傳如例應付以副朕柔遠之意

朝貢之訓

正德三年十月以禮部大通事王喜奏雲南夷緬甸及宣慰土官衙門例用三年一貢今皆不通宜移文鎮巡等官以時促之上曰土官貢賦自有舊制其勿紛擾仍行各省鎮巡等官知之

欽定四庫全書

禮部志稿卷六

明 俞汝楫 編

聖訓

世宗肅皇帝修省之訓

嘉靖二年三月禮部以久旱風霾疏請修省上是之命止齋醮及一切興造不急之務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山川復諭禮部曰亢旱已久風霾不息二麥未秀秋

種未布朕心惶惶凡政令缺失軍民利病有當興革者在内諸司從實舉行或當奏請者詳奏無諱

嘉靖二年四月以灾異修省遣官祭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上諭禮部臣曰上天示戒灾異頻至朕心憂惶特降勅諭思與内外文武羣臣同加修省凡係吏治民隱興利除害政治皆從實舉行以回天意往歲以江南水灾亦嘗戒諭所司未見施行都察院并申明使知朕意且行過事蹟以聞

二年九月以四方災異下詔賑恤詔曰自古帝王臨御
天下必以敬天勤民為首務我國家列聖相承率繇是
道朕嗣守鴻業深惟祖宗付託之重臣民屬望之深夙
夜兢兢不遑寧處自踐祚之後上天垂戒災沴疊見今
年七月內南京應天及淮揚等府俱有大風雨之變陵
寢震驚江水湧溢漂流房屋不下數萬餘間沒溺男婦
無慮數萬餘人死者積屍暴露生者流離遷徙而江西
湖廣廣東廣西等處亦有非常水患內自修省罔知所

措意者敬天勤民道有未盡永惟厥咎在予一人百姓何辜罹此艱厄朕方齋心積誠祇告天地宗廟社稷與爾内外文武羣臣同加修省以回天意尤念四方之遠民瘼甚多比年以來兵荒相繼征調不息加之法度廢弛賞罰不明軍民受苦財力兩癉寬詔徒頒奉行未至官府之催徵不已倉廩則所在空虚朝廷德意顧為奸貪之騙局小民脂膏祇供典守之侵盜上官以逢迎為能賊吏以科罰相尚賢否舉劾多有不當刑獄輕重多

有不平閭閻之間疾苦萬狀念之痛心言之慨額今雖
痛加釐革餘風或有未殄天地至和之氣寧不為之感
傷爾天下軍衛有司衙門官員職雖不同義均休戚宜
各督所屬各慎所司盡革因循積習之弊益勵廉慎不
渝之節各該撫按守巡等官俱要躬親巡歷宣諭朕意
被灾人户加意賑恤死而暴露者官與瘞埋生而流徙
者設法招護一應歲額錢糧與凡歲派物料徵收必以
其時出納必稽其弊已起解者務濟公家之實用應蠲

免者務宣詔旨之實恵獄訟勿令久禁聽斷勿致偏枉
勿過刻以害良善勿太寛以長奸惡贖罪紙米勿令折
價入已往来迎送勿得阿意勞民先年用兵經過及今
次灾傷地方但有死于非命者除屬壇常祭外各令所
司房另舉一祭禮文仍從該部降去各該屬官中但有
貪婪殘酷者具實奏黜誠心愛民者雖雜流出身者一
體旌奬勿以奉承之能否為愛憎勿以一已之愛憎為
進退凡百行事務要奉公守法期於消除民患培養國

脉以稱朕敬天勤民之意以延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
三年上諭韋臣曰近江南并湖廣等處水旱相仍
地方饑饉人民相食所在盜賊成羣應天鳳陽并河南
山東陝西等處元旦同時地震方雷雹交作山崩地陷
災異非常近日京城風霾敝天春深雨澤愆期上天示
戒朕心驚惕爾文武衙門官員各宜体朕同加修省凡
政教有未明刑罰有未當寃抑有未申困窮有未息與
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俱一一着實舉行事應奏請者

條具以聞禮部仍行在外各處鎮巡及三司等衙門官
一體遵奉務期弭灾召和以副朕軫念元元至意
五年十二月大學士楊一清因灾異上疏言修省事宜
并乞罷免以應天變上嘉納其言旋遣司禮監官齎勅
諭之曰昨卿所奏疏朕覽之再足見誠悃況所言君臣
人品天下治道俱論之至切但朕以涼德仰承天命嗣
祖宗大統日夜圖維至治勉修厥躬以副眷愛自即位
以来福兆未臻怪變非常豈以朕德沖昧咎多在躬以

致皇天垂仁示戒朕深懼且愧惕然於懷不能仰承至
託不敢一時怠逸欲求轉災為福之術必多訪民情興
草惟允故令會官議處又禮部援例請齋戒祭告朕切
思之齋戒不過三日服移淺色於外而心存警畏於中
不知何如祭告形於文詞不過應事而已不如常修厥
德上格於帝所以荅諭令實加修省上下同加戒謹不
必虛文故事為也朕日總萬幾親閱奏章未必盡知民
欲必咨卿等輔理庶務朕今欲求直言而直言者或不

寔陳顛倒曲直正如卿言其盡忠可也今咎本實在朕躬凡庶司百僚責亦無卿言或未盡誠或未伸或聞政事之缺失或朕過多不自悟或刑賞未當或民情不遂可一一指陳開導朕心務以上下一德陰陽各遵庶上回天意下安民心此朕之所願卿勿得忌以不言是負朕望方今修省弭變之時豈可求退正當展布忠誠匡朕不逮有疾宜調理如可即出供職

六年正月上諭禮部近大學士楊一清以災變修省奏

請寬恤小民已有旨待郊祭後令諸司開具條件降勅
頒行朕思民間疾苦情狀甚多一時所開或有未盡匹
夫匹婦猶有不被其澤者其令四品以上官及六科十
三道各條具便宜限正月二十日以前奏上以備采納
所言務切於政事合於民情忠誠明白足以消弭災變
副朕敬天恤民之意

六年正月禮官以郊祀届期請舉慶成宴上曰郊祀慶
成次日設宴祖宗朝故典蓋以上帝監歆君臣歡會其

禮不可廢也今四方災異非常方欲上下同加修省朕恐多費勞民可暫免一年以見朕奉天恤民之意惟四夷使臣賜宴如故

十二月禮部類奏四方災異上曰上天垂示災變頻仍朕覽之中心恐懼況邇來地震京師冬季將終雪尤未降推思咎本實在朕躬尚賴卿等中外大小臣工協力匡佐勉修乃職思弭災咎和之方為朕言之務期上回天意以消變異副朕至望勿或怠忽其被災地方官亦

可傳示令其改悟修省務期實效毋事虛文
六年上因灾勅諭文武羣臣曰恭承祖訓先絕丕圖夙
夜孜孜罔敢逸豫敬天愛民一念恒切於懷然而志勤
道遠績化未孚陰陽愆違致生灾變比年以來坤寧勿
靜乾象失常風雨氷雹之異南北相仍旱乾水溢之灾
後先繼報甚者物怪人妖層見疊出切惟天道人事相
為流通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上天垂戒必有其因靜言
思之皆繇朕心有未純德有未一用舍失常舉措違宜

上無以格於高穹下無以寧於兆庶省躬咎本實在朕躬豈惟遏變而懼實欲思過而改爾文武羣臣皆與朕共理天賦其間竭忠奉法者固有徇利忘義者不無武臣無安攘之畧而朘削以為家文臣無弼亮之誠而依違以玩日賢否混淆而官無懲戒賦斂繁急而民不聊生掌邦禮無以和於神人典邦政無以威乎夷狄刑獄寃濫而怨聲載道工作無度而財力告竭至於風紀之司尤昧激揚之任愛憎或狥其意毀譽多失其真以致四

方視效貪墨成風下民怨咨無所控訴愁嘆之狀所
不忍聞故君心萬化之源朝廷四方之極事關朕躬者
不敢自怠責在百官者當圖自新特玆戒諭爾等各宜
洗心澄慮去垢滌汚素廉勤者益加砥礪習玩慢者即
為修改官守盡職言責納忠事毋因循毋懷顧忌兩京
官員有不職者待考察之時從公罷黜在外官員朝覲
考察未久姑且策勵戒飭若奸貪不法實迹顯著撫按
官亦要悉心訪察去其太甚務期弊端革而民心悅庶

幾上下交修以成勵精之治以荅上天人和之心倘或
勿思勿慮徒以虛文應故事豈但瘝乃官曠乃職國法
具在朕不爾私爾等勉之慎之故諭
七年四月禮部以露瑞請表賀及欲照河清事例致祭
天地上不許諭輔臣楊一清等曰朕思謝告一事原非
舊章亦非經制乃朕妄為以其情無不可緣其禮而無
害雖然以致人言矣幸上天垂憐鑒朕耑誠今次不可
不加詳處文獻通考記前代有一年五祀者為太煩不

可不慎而今之舉行非祀儀比亦恐齋戒頻煩羣臣怠惰以朕意論若彼嘗告謝而今次不行是為始敬終慢也若繼之為事例又恐瀆也不知何處為可一清等請如部議致祭乃從之

八年二月上諭禮部曰朕念去年各處俱奏報災傷變異頻仍人饑至有相食者況一冬少雪今當東作之時雨澤不降若二麥不登則今秋荐饑又有甚於前歲朕甚憂懼已有旨祭告南郊社稷山川今朕親往庶盡虔

祈之意

八年十一月上諭禮部朕聞雪乃豐年之兆今深冬無雪朕甚憂惶宜虔誠祈禱祭告天地社稷山川等神擇日具儀以聞於是禮部具儀言駕出親祈百官俱宜陪祀上曰雨雪愆期實朕所致罪在朕躬朕宜自禱百官不必陪從禮部再疏懇請乃聽仍戒各加敬慎以祈上回天意

十年四月上以兵工二部火災雖因人不

謹所致不可不知警畏卿等宜各深省毋事虛文仍責
衣朝參三日朕亦自省與卿等共圖休兆
六月雷擊午門角樓垂脊并西華門城樓西北角柱上
諭禮部茲變實朕積愆所致上天垂示與卿等修省三
日仍制製祝文行露告禮於殿陛祝曰本月初十日辰
刻雷擊午門等處垂脊并及木柱十一日夕占官謂觀
候於宮中有火為災臣所獲聞曷勝恐惕伏念臣以愚
蒙仰承明命主理萬方覩茲災變實臣居職不戚政多

垂謬之所致也敬惟上帝垂仁俯視矜俾五行順序二氣調均轉灾為祥庶宗社永以綏寧矣臣下情無任戰栗待罪之至

十三年七月上以南宮廟灾行告天禮於殿陛畢是日即詣太廟恭慰五祖神諭內閣禮部曰慰廟之禮有謂必待擇日齋沐乃可舉者朕以為此禮之常也今因灾而祭禮之變也譬之人或遇變子必奔諸父母所以慰安之何待正衣冠而後行夫禮有齊三日而後對越神

明者此常經耳朕之告天畢即赴廟者亦禮闈變即慰
之意權也卿等宜知之
十八年十月上諭禮部曰慶成之宴因循舊例以附享
禮未成輟之今皇妣主升祔既三月矣行禮奏樂耳聞
目覩者屢矣何獨於受天釐反禁也審爾則冬賀當輟
只賀大報禮成庶不失重輕尚書嚴嵩未悉上旨宜舉
慶賀成之宴上又曰朕昨諭本是敬天麻之心非敢負
宴樂但既以日易月矣而視殿輟作樂却輟反其重者

爾賀節當同宴禮併罷

二十一年正月禮部以靈雪應祈請上御殿受賀上曰連冬愆雪朕仰叩皇天此心實是為民丕荷洪庥錫此春前嘉瑞卿等歡慶之情朕已具悉卿等百司但協心秉公贊其代之職以共承天意

二十三年四月上諭禮部臣曰今春雨澤固降雷未發聲且四方災異旱潦不同勿專謂爾君所致人臣之義可盡廢乎天工人代君一身能徧諸務耶臣原有分理

之責況忠貞者又以臣勞自責未可專一欵謗各要實盡厥勞

二十九年三月朔禮部以亢旱請順天府官禱雨百官皆致齋青衣辦事上曰去冬無雪今春不雨凡一百五十日如再及旬月麥禾皆失潤溉朕茲躬禱為民生耳卿等以上下相關百官亦當致省但恐應天未可虛文第令該府官竭誠以禱四月禮部復以旱甚請擇吉徧告神祇乃申飭百司滌已省愆修舉寔政以仰贊聖誠

上回天意上曰君者代天工不能獨理設官分職以共之又曰臣勞此義孰能知之言之皆非寔心也今亦不必申以語言不必虛應故事惟仰告上天廟社諸神自九日始停刑禁屠百官修省至十七日而止尋分遣大臣朱希忠等各如期於郊壇廟社行禮

正學之訓

嘉靖元年十月禮科給事中章僑言三代以下論正學者莫若宋儒朱熹近有倡為異說以壞人心者宜行禁革

上曰祖宗表章六經頒賜勅諭正欲崇正學廸正道端士習育真才以成正大光明之業百餘年間人材渾厚文體純雅近年士習多詭異文體務艱險所傷治化匪細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不許妄為叛經背道之書私自傳刻紊亂正學

進講之訓

嘉靖六年七月上諭輔臣曰朕見顧鼎臣所講洪範盡心指解辭語多長恐温書之日有所失記可說與他着

温書通解之日少為刪去幾句從容講說勿致荒踈以發明朕心使有所得直解揭帖内可撰寫精全不可遺失庶朕得以覽閱以求其音義為治之助

十月講畢上諭輔臣曰今日講論語又越了一篇朕知以為曾子將死之事故不講但前日已有諭及今日又未講夫死人之常何可忌之如不可講也照前寫來若只忌其不佳還當補講卿等議行又朕惟相讓之風自古太臣之道朕日觀侍郎董玘講筵之内行立之序行

禮先後俱無遜讓之體即此觀之其心可知又每日講書時卿等行禮皆六叩頭自今後只是一拜三叩頭退又叩頭禮免了玘之事可諭他知俾令務禮讓以盡大臣之義

經筵之訓

嘉靖七年閏十月上諭大學士張璁曰朕惟今已寒月倒暫免經筵日講但朕以洪範未終其篇故未循例暫免又恐卿等侍朝侍講時久而心有勿安或有謂朕曰

為學貴有終始亦在乎篤行不在乎急迫與徒知也斯實至說但恐中絕而不能貫通令欲暫停經筵日講侍終其篇而暫止卿璁等不為例日輪一人侍班一人侍講講官該日進講并與臣亦不為例暫免入朝參正入講殿進講庶得以從容進講不得使氣促講而朕亦安聽講解或得於領會矣璁等疏辭上復諭曰茲覽卿等所奏昨日朕調講學事宜謂除與臣等欽遵外卿二人仍如故得以心安者朕惟欲心安當先安君可也如此

不過徒以自安耳斯不為定例計日可終宜承朕命

釋奠之訓

嘉定十二年三月上重幸太學釋奠先師孔子御彝倫堂祭酒林文俊講虞書益稷篇司業馬汝驥講易頤卦賜之坐講畢上宣諭師生曰治平之道備在六經爾諸生宜講求力行以資治化明日文俊等率學官諸生謝恩上賜之勑曰朕惟人君御世撫民教化為先朕即位之初嘗親臨太學祇謁先師講論治道以勸勵諸生茲

以祀典釐正載詣孔廟恭行釋奠之禮且進爾諸生講解經義爾等尚懋乃淳學率勵作興務在敦本尚實用贊我國家文明之化顧不偉歟於戲孔子之教正名為先大學之道修己為要爾師生其敬勉之

取士之訓

嘉靖八年正月上諭輔臣曰朕覽尚書方獻夫等奏陳弭災之宜數事內多取士一節朕欲卿等別議行故說知道了朕惟多取進士以為所缺縣令之補此為途亦

狹耳夫舉人監生非士待之不遠實因以緊輕之故也豈無過於進士者每為所輕而亦豈非人才乎又如進士之保守身名固有而縱肆為惡者不無如今以各處地方灾重令牧用人則進士與舉人監生並用其果才能廉潔為我愛民者一體擢用獎勸上司不許自為輕重之別庶幾可多獲人才亦民間多得安利之日也

貢舉之訓

嘉靖十年正月禮部尚書李時等以歲貢法壞請修復

祖制掄選真才上曰朕惟祖宗朝設立歲貢之法實寓古里選之制期得真才以備國用邇來生員苟得幫廩即計充貢有日往往有不修行檢束制官司欺蔽鄉里甚至虧缺倫理玷辱衣冠及有學問荒疎年力衰邁有司不問賢否止計食糧淺深一槩循資充貢却又多選任教官以為人師欲求人材長進誠不可得自今歲貢生員務令州縣提調官選有學行者方許起送巡按御史會提學官併布按兩司從公考核照常數貢舉先儘

廩膳如果無人許於增廣附學內考取不必論食糧淺深以襲舊弊即有年老不堪教養者令提學官嚴加考選無行者黜退為民其餘量與衣巾終身廩膳為提學者毋得輒聽權要子弟濫與收補如未得人寧令空缺其歲貢入京廷試其衰老無學及行檢不修者所貢舉官一體坐罪不貸國子監見坐監生員該部選查照舊規定擬以聞

十一年正月禮部尚書夏言以歲當會試條奏正文體

定程式簡考官三事上曰文運有關國運所係不細近來士子經義詭異艱深大壞文體誠為害治其出榜時諭令年會試文卷必純正典雅明白通暢者方得中式若有仍前鉤棘詭僻痛加點落甚則令主考官奏聞處治餘俱如議

二十九年閏六月禮部覆給事中楊中縄奏請慎選師儒以端士習上曰提學官士子表率自今宜慎選行誼端方者為之不得徒尚虛文

禱灾之訓

嘉靖九年四月勅諭朕聞周禮荒年索鬼神之制其各處凶荒地方爾禮部查奏遣賚香帛祝辭命所在有司官竭虔致誠禱于應祀神祇以希轉灾為民之福朕仍躬行露告上天同爾等修省各處戰陣死亡或為國為民者勘報有不真以致狥情顛倒者亦足以傷和氣致灾該部以依此類推詳奏請

祀典之訓

嘉靖七年正月上諭輔臣曰昨朕以大祀齋三日内于各寺宫廟觀宇燒香問於卿等得回奏已朕復檢會典内郊祀齋戒内一條云當日本部官同太常寺官于城隍廟發落仍於各廟焚香三日所開止云各廟未及宫觀寺宇朕惟各廟亦非與者而宫觀寺宇尤非也不但為妨郊祀恐於誠意反致清亂卿等亦以為不經之理豈不瀆神今可預諭禮部太常寺云朕惟郊祀乃我聖祖敬天報本重典近每聞奏云各寺宫觀廟宇燒香三

日朕心有未安恐非我聖祖初制亦恐間亂齋誠自今
年郊祀始不必於各寺觀宮廟宇燒香庶致精純以欽
祀事禮部太常寺知道卿等看了便擬傳帖稿子来行
九年十月内禮部題該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熊榮題為
欽奉勅諭事内稱祀典神廟天下俱當修理一新等因
該本部議擬題奉聖旨是各地方應祀神廟載在祀典
的依擬便着有司修理但近年以来有等在官姦民專
一阿奉鎮巡司府州縣等官不問賢否一槩盖立生祠

堂去思碑亭并私創庵院淫祠等項科斂小民欺侵入
已為害多端都察院便行各該巡按御史親臨地方逐
一查出拆毀變賣以備修理前項應祀神祇廟宇仍將
拆毀變賣過錢糧及修理過數目造冊奏報不許別外
科斂欽此
十年正月勅諭禮部曰朕思郊廟之祀未有不同所以
尊事天地祖宗者也惟太廟享祀制宜未稱孝敬之情
仰惟朕太祖高皇帝重闢宇宙肇運開基聖德豐隆神

功偉盛顧不得南面居尊甚非所宜當朕聖祖在御德
祖居尊其在今日當以朕聖祖為始祖居始祖之位每
歲孟春行特享之禮自太宗而下並各居一幄而仍同
日行禮其夏秋冬三享仍於太祖之室相向行時祫禮
如今之制仍季冬行大祫禮以德祖居尊及懿熙仁三
廟合享于太廟親王功臣俱配食於兩廡歲暮自是節
祭歸之奉先殿行禮世廟止行四時之享罷歲暮之祭
亦歸之崇先殿行禮即擇日預告具儀來聞欽哉故諭

十三年八月以南京太廟災召禮部尚書夏言至平臺賜之勑令宣示府部衙門集議重建事宜勑曰南京廟或建或弗建宜何所定朕惟太宗既遷北都為子孫萬世之業則南京太廟不必重有或謂太祖初定之都子孫當思慕功德不可廢朕則以太祖定北都傳已六宗矣能守祖宗洪業傳之無窮豈有南北之分也即太宗所定都太祖在天之靈未嘗不歆顧於斯且一天下作二主二廟豈合禮與義哉今又謂承天尚有獻考廟

將非薄祖厚親歟朕則曰承天之廟孝宗所命建藩舊邸也故不敢去之亦猶南京奉先殿之比與此世廟不同且今南京秖存百官有司不巡幸不舉時祀徒有廟社耳此與周家三都三廟之同建者令昔意氣不侔也況祖宗神靈惟於子孫是憑豈有隔數千里之遠能將朕之誠敬乎今北立萬世之業則當為萬世之圖使其專一于此庶幾太祖永歆必不以再建廟為歉也勅爾諸臣其集議之言退而集廷臣議請以南京香火

并於奉先殿其太廟遺址倣古壇壝遺意高築墻垣謹同啓閉以致尊嚴上曰南京香火并進膳之儀禮部查議以聞其原廟址如議築垣時加巡守并各廨宇永不得修整著為令其在京廟制速處物料擇日興工承天家廟勿稱廟可倣奉先殿意曰隆慶殿用別輕重之意十七年十月上以天垂景雲郎叩元極寶殿畢詣南郊以恭上上帝尊稱預告於天神地祇還御奉天殿勅諭禮部曰朕以支服藉皇考聖母積德乃大蒙天眷嗣主

華夏十復七載一政無為獨懷感戴大造之仁祖本之重可無仰酬於心今乃特竭朕衷左右諮謀於三五大臣且合詞同情聞之臣庶敢以一念之微上報兆命之主玆已同卿等預告於神祇恭取来月朔旦親率臣民趨詣南郊拜上皇天上帝泰號冊表於圜丘是午復詣太廟加尊高皇帝御謚聖號為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高皇后慈謚懿號為孝慈貞化哲順仁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庶

報天報祖之微誠耶以少牢禹爾禮部恭具大儀來聞
敬哉敬哉
二十一年四月勅諭禮部曰朕惟三代之禮至周大備
後世治不古若乃因陋就簡焉朕究覽古初斟酌百代
惟文武是憲是式故郊正分祝廟隆特享宋儒朱熹所
謂大事者朕崇重之惟是季秋大享於明堂此周禮重
典與郊祀並者也數歲以享地未定特舉祭於元德寶
殿朕誠有未盡惟茲南郊舊殿原為大祀之所今禮既

是正則固搆不當褻留昨歲已令有司悉撤之朕自昨
制象立爲殿恭薦名曰泰享用昭寅奉上帝之意
二十二年十一月勅諭禮工二部曰朕惟禮時爲大祀
典國之大事也苟不安於人心終難協夫禮義我家國
宗廟之制自太祖肇基之初首肇四親廟其後更制時
奉殷薦同乎一室當其始事豈不博采遐觀卒從同堂
異室之規以示酌古準今之義暨我成祖定制於玆廟
寢之營率遵其舊百數十年以祫以享緝於純嘏則有

繇然夫萃之為享其則不遠曩因廷臣之議咸稱七廟之文是用創興以從周典乃所司討論不詳區畫失當成祖以六世未盡之親而遽遷世室不獲奉於三昭仁宗以穆位有常之主而移就左營遂致紊於班祔武宗朕兄也不得同為一世顧居七廟之中有妨七世之祀揆之古義斯為戾往者回祿之警天與祖宗實合朕心茲當重建之辰所當釐正以圖鴈新又我皇考睿宗廟於都宮之外朕每事廟未備豈有四親之內而

可缺考乎雖每於祫祭同享而奉主往來深為瀆褻茲
禮官等會議欲奉處於孝宗同廟雖為兄弟同世之義
然題匾各殘終未為妥朕是究是圖惟遵先制其永無
愆夫禮非天降乃起人情祖宗列聖懽聚一堂斯實時
義之為順者茲當建立新廟仍復舊制前為太廟後為
寢又後為祧時祫祭享奉太祖高皇帝正位南面奉迎
成祖及羣廟我皇考睿宗獻皇帝神主俱同堂而序享
獻既畢則奉列聖主各歸於寢庶昭穆以明世次不紊

列聖在天之靈惟忻鑒享而克伸朕瞻事孝享之誠矣可如期興建爾禮工二部如勅奉行

二十四年六月禮部奏廟工大體已完細節未備乞暫舉秋享之禮於景神殿上曰太廟之工爾輩原計以秋祭時可成今既告成更又何待朕雖非長者而自為變詐其何以交於神明昭穆不序何得成王禮其亟擇日安主具儀以上朕疾不能躬事或命太子或命官攝行其儀節一如先廟之舊後所增諸儀悉除之

宗室之訓

嘉靖元年五月上諭禮部曰各王府宗室應奏事情止許啓王代奏不得私自来京先朝明有禁例近多越關妄奏甚至子訐其父不遵祖訓傷敗倫理莫大於是今後違犯者原詞一切不行遣官伴送回府止給口糧腳力不許沿途需索轎馬供應通諭各王府知之

斥齋醮之訓

嘉靖六年七月上諭輔臣曰朕思每年初度該衙門援

例請於朝天等宮建齋以為祈壽福者夫人君欲壽非
事齋醮以能致之果能敬事上天凡所戕身伐命之事
一切致謹焉則必得壽年長永奚可齋醮為事乎今欲
將內三經廠外二寺凡遇景命初度一應齋事悉行革
去止着朝天宮建齋醮如故其兩宮景命等日皆照舊
行夫革三廠二寺之齋者所謂省一分有一分之益存
一宮之醮者蓋倣春祈秋報之意朕此意欲言之已久
而恐人譏朕偏尚恃與卿等言之庶見崇正之意

黜奉釋之訓

嘉靖八年正月上諭輔臣曰近年内府禁重地累被火燒毀官房數多所致之繇非一前日幸壽所謂雖未必無其實因奉釋事為本亦飲酒酣醉所致内府官長隨等家多有事此者每作其事朕多聞之夫事佛以求福也而反為灾害惜乎下愚之為也朕故於旨内言多而所司為害勿肯及此卿等看其二旨稿孰可來行

親蠶之訓

嘉靖九年正月皇后行親蠶之禮上嘉納之諭輔臣曰今日言之奏甚好朕每在宮中恒言及此亦嘗諭皇后曰汝但知玉食繡服之充口飾體却不知成此者辛苦萬狀也又朕每以服上進聖母請尚用聖母諭朕曰吾何德獲今日之奉養但我縱服一素衣亦甚愛惜這等黃色錦綵須有時服之豈可輕用朕對奏此袍服慈親正當尚用何至久服之者不一易之聖母又曰且只說昔日豈有此等衣服固皇帝尊奉亦不敢過用了朕拜

奏聖母德慶延於小子乃有今日非聖賢不能念舊日之事今慈意如此子不敢順承尊訓或進一食亦是如此夫聖母性自天成固為來者之法皇后恐不可不使之知農桑勤苦故朕納夏言所奏可着李時承朕意焉

選嬪之訓

嘉靖十年十二月錦衣衛百户費洪以皇嗣未生請於京城內外慎選淑女以備九嬪禮部請遣官於南北直隸河南山東廣東求之上曰慎選淑女本為廣嗣之計

朕恐遣官四出重擾百姓又恐不識者謂朕好色弟如洪奏於京城內外選擇如果無人再議奏請

飭禮之訓

嘉靖九年二月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鋐以風俗奢侈奏請刊大明令典禮儀定式及皇上新降勅諭有違令者以法繩之上曰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官民服飾房舍器用祖宗皆有品第著為定式近者貪官豪民陵節犯分日奢侈尅剥無并職此之繇其令在京巡城御史

在外巡按御史檢察不法者具狀以聞

却賀之訓

嘉靖七年以甘露降遣武定侯郭勳詣郊壇告謝天地上乃躬謝於廷陞羣臣請賀上諭輔臣曰卿等以上天垂降寶露為朕所致覽奏而中慚且愧焉況今灾變屢作民不聊生卿等請賀雖出忠誠第朕心勿安也卿等可欽承止賀以稱朕祗謹天戒之意

祈穀之訓

嘉靖十七年正月行祈穀禮于圜丘命武定侯郭勛代
上諭輔臣曰卿等謂祈穀禮宜暫命官具見愛朕至意
然朕思大報未親時又有外臣在故欲躬事耳若論出
入大廟丘壇上下自惟禮多但熟思朕既遵復祖制不
三五年即偷安自逸且自十三年患咳六旬乃愈三四
年間體力復不如故又昨冬連患足瘡兼耳鳴心跳神
思不爽又不如前氣積成痼即今茲恙增甚朕心得有
一日之寧乎故朝政之廢歲不及旬日雖此身如逸中

心不敢畧怠所感者皇天洪眷太祖聖德故支維之冲
君得有此十六襖及賴卿等竭心以贊耳今朕宜理疾
祈穀之典卿勛宜思盡處恭虔代朕行禮卿言仍督禮
儀勿怠即録付春官及徧示諸司知之

祈年之訓

嘉靖三十年四月設祈年醮典於朝天等寺諭禮部曰
四民之中惟農為重而且寂苦朕茲為民祈福臣佐君
理民不宜欺怠諸司其以實奉行之毋慢

祈雪之訓

嘉靖三十三年十二月以冬深無雪遣文武大臣英國公張溶等祭禱各宮廟是日禮部類奏灾異上曰灾異屢見仁愛下垂朕敢不仰承天意爾内外臣工未宜一以歸上須分理有責若能同寅協民和衷乃職豈感動即令禱雪之日為始各青衣辦事九日思省以誠勿但日已禮部以禱雪未應請令百官齋戒順天府官祈禱上曰朕欽天命奉天時事上元膺洪佑不敢自負自茲

冬未雪不容不禱朕不敢要速效於神況夏秋雨水過多但五穀之精乃寶也朕誠不可自廢今舉祈保醮令百官齋戒停常封三日該府率屬虔禱勿怠

冊使之訓

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禮部言勳臣奉使冊封多不法請旨嚴禁上曰冊封大禮命官各宜仰體朝廷親至意遵守禮法約束從人所過不得騷擾驛傳還報不得遷延違者聽巡按御史舉奏

掩骼之訓

嘉靖二十四年八月訓禮部朕思京城九門地大人衆多有死喪貧難不能葬者或有四方客旅不能歸者暴露屍體朕體憫焉五城御史其督率各該官役以義地收瘞之

恤疫之訓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都城內外大疫上聞之諭禮部曰時疫太甚死亡塞道朕為之惻然其令太醫院發藥戶

部同錦衣官以米五千石煮粥療濟用副朕好生之意
死者官給蓆槀令所在居民收瘞之

建宮之訓

嘉靖十五年四月上諭禮部曰朕恭建郊壇廟寢所以
上事天地祖宗令復思太皇太后二宮我皇祖原未有
制令曰清寧者所居雖無其人可無其所是非母后所
居也曰仁者壽乃統於乾清宮者非母后之宮令朕擬
將清寧宮存儲居之地後即半作太皇太后宮一區仁

壽宮故址併除釋殿之地作皇太后宮一區以備皇祖一代之制亦非妄舉已復諭禮部朕恭備祖宗一代之制命建慈慶宮為太皇太后居慈寧宮為皇太后居令工有次第以慈寧奉聖母章聖皇太后以慈慶奉皇伯母昭聖皇太后一應供張悉取給內府如祖宗例行著為令

喪禮之訓

嘉靖十八年正月上諭輔臣曰朕昨居喪理疾閱禮記

檀弓等篇其所著禮儀制度俱不歸一又不載天子全
儀雖曰三年之喪通於上下而今昔亦自有大不同者
朕數有義意在是第以皇祖所定未有全文每遇帝后
之喪亦未免因仍為禮至於冠裳衰絰所司之製亦各
不一卿等試與禮官考定之自初喪至除服冠裳輕重
之制具為儀節俾歸至當於是禮部議喪服諸制奏之
上令更加考定畫圖註釋並祭葬全儀編輯成書備覽

遷陵之訓

嘉靖六年十月百户隨全錄事錢子諒各上疏請遷顯陵上再下廷臣集議尚書席等固以為不可已有旨報罷至是聞住御史虞守隨復申前詔撰皇陵正議數千言以進上諭大學士張璁曰守隨奏進皇陵正議蓋此舉非常前已下廷臣及内閣兩議皆云不可彼意蓋恐帝后各處乃朕失孝是亦忠意而朕所未信者恐一有差虞其為不孝也大矣古者君去國遷廟主而行主者陽也先人之精魂故謂之神主廟墓者藏先人之

體覛乃陰也是為元宮地道尚靜體覛貴安豈宜輕舉
我皇考葬已八年一旦妄動豈勝震恐若於萬年之後
奉護慈宮以祔陵室何不善也卿與蓼寀議何者為嘉
擇而行之璁言聖慈萬歲之後當祔顯陵上稱善無何
錦衣衛百户張得錦復上疏請遷陵上諭輔臣曰朕覽
張得錦所言雖是愛國之意但其意甚重前次多官已
議二遍進言者不下六七人但朕未能中斷令與卿等
定可如何行朕所論之我皇考陵寢遠在數千里之外

豈無南望之哀但聞廟者安先人之精神也陵者藏祖考之休睟也今世廟既成祭祀有主不但止於陵前為可朕亦嘗面承聖母訓告曰汝何不啓請汝皇考靈駕来京勿他日吾異此地朕惶懼無知乃謹對曰此舉關係不輕子不敢便承命須待與大臣議伏請慈尊安心勿慮是以每每未決朕意實以不動為當今欲啓奉来京非為不可其於皇考聖靈豈不震恐又梓宮近體得無露乎至於我聖母之意惟恐幼子失孝故往往垂

諭朕安敢棄而違哉但日間亦有一等小人胡言是非加以怨愁曰我輩於此置立莊舍他日又隨南此非朝廷不孝誰乎致以上煩慈聽以為懷憂夫為人子者豈得不立孝功以名後世而此事與孝政無干為子者於親則順志承顏冬温夏清或親年老所行有差則從容進諫不違悖不乘危履險以愛身至於親亡則守禮盡哀一如經制三年不改親之善行繼述遺志奉祀綿綿此所謂子之孝也又我聖祖高皇初欲遷奉仁祖之陵

旋亦止之太宗文皇帝遷都北京亦未遷奉孝陵此祖宗之盛典當取法之或曰當二祖之時雙親俱以上賓謂朕今時不當同也以聖母在養可不蚤計夫朕雖無知豈敢忽畧實於晝食夜寐之間罔不轉加籌慮深恐動之不吉一或有虞其故在何亦或於後千百年間奉還寶駕同祔陵寢未為不可所謂乘凶即事也今世廟已成大典已輯而朕之孝有未盡者嗣也當大婚六年將逾儲嗣未立朕實咎深德薄所致也亦或後之不德

朕當自用省責特與卿等計或可就諮於議禮諸臣或下禮部議卿等可用心議詳以求停當以裨朕愆

待夷之訓

嘉靖三年三月上諭禮兵工三部邇來女直并朵顏等衛進貢夷人經過地方府縣衛所驛遞等衙門多有不行照例應付管待及至到京賞賜緞疋等物又多稀鬆短少不稱朝廷撫待遠人之意爾各衙門便查照舊規議處来說已三部臣各議上上諭禮部曰今後各處夷

使朝京着光禄寺用心照例管待應得賞賜你部裡隨
即關領給與上緊發回免致遲留在館諭兵部曰各處
朝貢夷人經過去處各該巡撫都御史依擬出榜曉諭
各屬查照舊例應付管待以稱朝懷遠柔人之意有違
悞侵尅者提問發遣俱依擬行諭工部曰今後解到緞
疋如有紕鬆短少不堪賞用及違悞限期者務要查照
先年罰俸提問降革事例嚴加懲治不許狥情輕縱

穆宗莊皇帝日講之訓

隆慶元年三月勅諭禮部曰朕惟講學乃帝王進德圖治之首務茲山陵事畢經筵日講宜即舉行爾禮部擇日具儀并合行事宜來聞

省災之訓

隆慶元年六月上諭輔臣曰連日霖雨不止有傷民間禾稼朕甚憂之其令户部查覆被災地方以聞内外仍痛加修省是日禮部議上修省祈禱及停刑禁屠事宜上曰内外有司其各務省愆修職以副朕畏天恤民至

意祈禱自明日始各衙門官青衣角帶及停刑禁屠俱
五日諸司奉行不以實者該科劾奏
七月上諭禮部曰秋霖不止重為民災朕祗畏天戒軫
念時艱深用憂惕內外各官着各痛加修省自十五日
始青衣角帶辦事仍禁屠五日順天府祈禱晴日止
十二月禮部言今歲四方奏報災異特多請上敬天法
祖勤學親賢深以佚欲為戒上曰上天示異理宜修省
事關朕躬者自當加慎爾大小臣工其各秉忠君體國

之心修舉職業消弭以盡交修之義

隆慶二年三月京師地震禮部尚書高儀等請令百官修省青衣角帶辨事三日仍願上親賢遠佞勤政講學以佚欲為深戒以勵精為遠圖絀粉飾之靡文崇交修之實政上曰灾變非常委宜知儆事關朕躬者當自加慎爾等百司其痛加修省勉盡職業毋事虛文

十二月禮部類奏是歲四方灾異比往年特多而山西天鳴地震男子化女及浙江水旱尤為異常宜痛加修

省上曰上天示儆朕夙夜兢惕不敢怠荒爾内外臣工其務實心體國修舉職業共圖消弭以仰承仁愛之意

隆慶三年十一月吏科給事中戴鳳翔以京師雨水凍殍盜安民六事章下禮部因類奏灾異并覆鳳翔疏請行内外諸臣痛加警省仍勸上勤政事虚聽納以仰答天戒上曰然今歲灾變異常上天示警朕心深切兢惕爾内外臣工務痛加儆省修舉實政共承天意

視學之訓

隆慶元年八月駕幸太學勅諭國子監師生曰朕以眇躬纘承洪緒總億兆君師之責深惟古昔帝王臨御天下莫不建學立師宣明教術育賢善世以底休平朕甚慕之思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爰循舊典紀之元初躬親太學祇謁先師孔子因進爾師生講解經義厥禮告成爾師生其曷以稱塞朕意夫學校之設以明人倫也五倫之道根於性命之自然而推極其用則化成天下恒必由之六經垂意炳如日星所以發揮斯道者甚備

會其肯要身體而力行之以措諸事業非今日教養之所急與朕方立極綏猷為天下先爾等其夙夜祗懋相與講求經術之微惇叙彝倫之大期於體立用廣以成化於道今上追古雍熙太和之盛無令唐虞三代得專其美不亦善乎若乃徒事辭章雜經畔道率忘其性命之實而靡適於世用非所望於師生者也欽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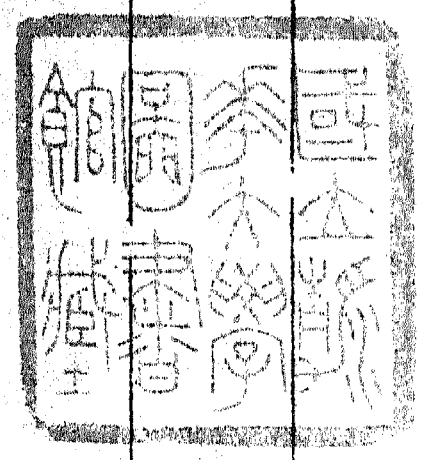
禱雨之訓

隆慶三年六月上諭禮部曰天氣亢旱三時少雨禾苗

漸稿朕甚憂之其傳示順天府官竭虔祈禱自初一日
始十日止諸司停刑禁屠不許怠忽是夜遂雨明日又
雨上喜命輟禱弛禁

月諭禮部曰朕初即位念守邊官軍勞苦
宜加恩賚爾等其會兵部備查遼東至甘肅緣邊一帶
地方官軍實數以聞

禮部志稿卷六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張樹幟